

金筆點龍記

①

【台灣】臥龍生

金笔点龙记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藏书章

哈尔滨出版社

第一章 仗义救危 书生历险

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。

省试期近，莘莘学子，分由四邻县镇，赶集省城，准备大显身手，进而问鼎京试，一举成名。

为了读书方便，有钱的富家弟子，可以租一幢大宅独院秉烛夜读，使那朗朗读书声，不致惊扰到四邻。但大多数小康、贫寒之家的子弟，都是借读于寺、观、庵、祠、一则取其宁静，二则也可节约一些用度。

纵然是寒门子弟，也都带着足够的川资。

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当筹一笔盘缠费用，父赶苦工，母加夜纺，作父母的，多受了无数劳苦，也要设法为孩子筹措一笔宽裕的费用。

所以，会试省城的学子们，一个个衣着光鲜，也都不会为用度烦恼。

开封府城郊西天王寺，名字很气派，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寺院，一进院落，两列厢房，寺中只有一个香火工人，十天半月，也难得有一次香客上门。

但天王寺够清静，僻处荒野，绿篁环绕，清静是清静，只是太荒凉了一些。

四周三里内没有人家，在这里读书，确是了无尘俗的喧扰，但却要一份胆气。

这天午时过后，却来了一位清秀的蓝衫少年，琴卷一箱，一望即知是一位会试省城的学子。

守寺的工人，已经是年近七旬的老人，耳目迟钝，行动很慢。

那蓝衫少年打量了一下寺中形势，抱拳一礼，道：“老丈，请为在下通报方丈一声。”

老人堆满皱纹的脸上，泛现出一片笑容，摇摇头，道：“这座小小的寺院，没有住持方丈，上上下下，就是我一个人。”

蓝衫少年噢了一声，道：“在下南阳俞秀凡，此番来省会试，想借贵寺一厢，宿读几日，不知大师可否赐允？”

那老人轻轻的咳了一声，清清喉咙，道：“老汉只是一个看顾香火的人。这寺中本有一位住持方丈，三年前离寺他去，老汉俗姓丁，也未正式剃度出家，不敢当大师之称，你以后叫我一声老丁就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原来是丁老丈。”

老汉笑一笑，道：“不敢当，寺中只有老汉一人，我年纪大了，耳目不灵，公子留此借读，只怕老汉无能为公子料理膳食。”

他虽然年纪老迈，但说话颇有文气，想他幼年，也是一位读过书的人。

俞秀凡肃然生敬，欠身说道：“在下出身寒微，求学在外，也曾自理过炊膳之事，这方面不劳老丈费心。”

就这样俞秀凡在天王寺住了下来。

这夜晚，俞秀凡孤灯夜读，朗朗书声，直达户外。

好在，这天王寺附近没有人家，老汉耳目不灵，熟睡沉沉，虽是高声夜读，也惊扰不到别人。

天约二更，俞秀凡读完夜课，掩上书卷，正待展被就寝，突然一阵轻微的呻吟声传了进来。

俞秀凡霍然一惊，暗暗忖道：“这等深夜时分，如此荒凉所在，怎么有呻吟之声传来。

他满腹诗书，自具胆气，打开室门，缓步而出，想循声找去，看看那呻吟声是怎么回事。

但那呻吟声，却突然中断不闻。

抬头看，明月如镜，光华匝地，风摇寺外绿篁，传来了轻微的沙沙之声。

俞秀凡开启寺门，缓步行去。

皓月如镜，绿篁漪漪，好一派清明的夜景。

俞秀凡凝神倾听，竟然难再闻呻吟之声，心中大奇，暗道：“莫非是我听错了。

流目四顾，只见月光下千竹摇影，深深寂寂，那里有什么人踪。

俞秀凡绕寺一周，不见异状，正待举步回寺，突闻一声若感慨若呻吟的叹息声，传入耳际。

夜阑人静，这一声叹息，俞秀凡听得甚是真切，急急转身，循声找去。

果然，在一丛翠竹之下，倒卧着一个人。

月光下，竹叶随风，闪动着千点碎影，就是那片片叶影，混乱了视线，那人又躺在一丛翠竹荫遮之下，俞秀凡适才行过，竟然未能发觉。

伏身看去，只见那竹丛暗影中，蜷伏着一个身着青色衫的中年文士，紧闭着双目，似是已经晕了过去。

俞秀凡伸手一探那人的鼻息，只馀下如游丝般一缕气息，急急伸手抱起那青衫人，返回寺中。

放下青衫人，俞秀凡立时奔向厨房，煮了一碗姜汤。

他读书颇杂，五经四书之外，旁及本草医书，只是从未用过。

天王寺孤处荒野，此人又危急万分，而且时届深夜，就算俞秀凡很想去请个郎中，也是无处可请，只好自己下手了。

灌下一碗浓浓的姜汤，使那气若游丝的中年人，突然清醒了过来。

只见他缓缓睁开双目，打量了俞秀凡一眼，黯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小兄弟，是你救了我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救人之急，拯人之危，乃为人之道，兄台不用放在心上。”

青衫文士道：“读书人究竟是与众不同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兄台病势似很沉重，这一碗姜汤只能使你暂时苏醒过来，必得早些请个郎中瞧瞧才是。”

青衫文士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身上有药物，小兄弟替我拿一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兄台药物放在何处？”

中年文士道：“在我腰间一个布袋之中，劳请小兄弟，替我解下。”

敢情他连解开腰间袋子的气力，也没有了。

俞秀凡依言掀起了中年文士的长衫，解下他腰间一个白带子。

这带子形如褙裙，似是装了不少东西。

青衫文士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小兄弟，由绣金龙那边算起，第三节中放有一个白色的玉瓶，取它出来。”

俞秀凡目光一转间，发觉那条白布腰带，共分七节，每一节中，都似装有东西，不过东西有多有少，心中念转，人

却依言由第三节白布带子中取出了一个玉瓶。

中年文士尴尬一笑，道：“小兄弟，拨开瓶塞，替我倒出两粒药丸。

俞秀凡看他背倚壁间，脸色一片苍白，虽然说话的神情很从容，但神色间却隐隐流露出无限的疲惫，急急打开玉瓶，倒出了两粒白色的丹丸。

中年文士苦笑一笑，张开嘴巴。他没有说话，但脸上却流露出无限尴尬之情，看神情无疑是说，请你老弟把药物送入我口中如何。

俞秀凡缓缓把丹丸放入那中年文士口中，随手端起了一杯开水，替那中年文士冲下了口中的丹丸。

中年文士闭上双目休息了一阵，脸上突然泛出红光，睁开双目，道：“小兄弟，这寺中有些什么人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位看顾香火的老丁，再就是在下我了。那十老丈年过七旬，耳目不灵，行动不便，兄台需要什么，只管吩咐在下就是。”

中年文士脸上泛现微微的笑意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贵姓啊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姓俞，双名秀凡，请教兄台？”

中年文士沉吟了片刻，道：“我姓艾，比俞兄弟痴长了几岁，恕我托大，你就叫我一声艾老大吧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艾兄既然长我几岁，理应叫你一声大哥才是。”

中年文士笑一笑，道：“那岂不太委曲你兄弟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艾兄说那里话，小弟看艾兄气宇不凡，不知怎的竟抱病赶路，倒在荒野。如非小弟在此借读，这寺中的丁老丈，耳目迟钝，只怕艾兄……”话到此处，突然住口不

言。

中年文士笑一笑，道：“俞兄弟，世间有所谓缘份二字，咱们这番相遇，也许就是缘份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哥说的是，如非小弟在此借读，也许大哥不会抱病赶路，病倒于此了。”

中年文士神色突然间转变的十分凝重，缓缓说道：“俞兄弟，你在这开封可有亲友？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，大哥问此作甚？”

中年文士伸手从腰里褡裢袋中，取出二颗明珠，道：“兄弟，这里有明珠两颗，请兄弟收下。”

俞秀凡非出身于富豪之家，但他读书颇杂，胸罗甚博，看那两颗明珠，都如猫眼一般大小，灯光下耀眼生辉，心中虽然惊奇，但却摇摇头，道：“大哥这两颗明珠光华耀目，想必是价值连城之物。”

中年文士道：“兄弟好眼光，这两颗明珠，价值在万两以上。”

俞秀凡脸上一寒，道：“大哥，要把这两颗明珠送给小弟，不知是何用心？”

中年文士叹道：“兄弟不要误会，先请收下，小兄还有话说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哥，小弟虽是出身寒微之家，但幼读圣贤书，深知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大哥不明不白的给兄弟这样珍贵的两颗明珠，如不把事情说明，小弟……”

中年文士接道：“俞兄弟果然是一个君子人物。”

笑一笑，接道：“不瞒兄弟说，小兄不是生病。”

俞秀凡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大哥不是生病，那是……”

中年文士道：“小兄是被人打伤的。”

俞秀凡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大哥和人打架了？”

中年文士叹口气，道：“兄弟不是江湖中人，不知江湖中事。小兄受人暗算，后遭围攻，以致内腑中受了重伤，小兄相信他们很快会找到此地，但小兄伤势甚重，一时间无法行动，小兄弟如不避开，只怕要身受牵累。这两颗明珠，留在小兄身上，已属无用之物，万一小兄被他们杀死，此明珠岂不便宜别人。兄弟才情非凡，人如其名，这两颗明珠，可助你安顿家园，也好一心读书。兄弟，钱财虽是身外物，但要衣食足而后知荣辱。兄弟，你丰采俊逸，在朝当为重臣，在野必为奇士、大儒。兄弟，宝剑赠侠士，红粉送佳人，你收下吧！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大哥言虽有理，但小弟仍不能收。”

中年文士脸色一变，再道：“兄弟，如若觉着小兄说的有理，不收下明珠，那就是矫情了。”

俞秀凡叹口气，道：“大哥，如是小弟收下这两颗明珠，大概就得离去了。”

中年文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兄弟，死有轻重之别，追杀小兄的人，都是江湖上穷凶极恶之辈，多杀一个无辜的人，在他们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，算不得一回事，你何苦留这里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嗯！大哥既知留在此地，凶险万端，非死不可，又为何不肯和小弟一起去。”

中年文士道：“俞兄弟，小兄的伤势很重，行动不便，无法逃走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那容易，小弟背着你走。”

中年文士摇摇头，道：“唉！兄弟，我已经说过了，那些人都是江湖穷凶恶极之辈，举手就要杀人，兄弟你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如何能应付那些凶恶之徒？”

俞秀凡目光凝重，盯注在中年文士脸上瞧了一阵，道：“艾大哥，正因为小弟是一位文弱书生，他们不相信我敢把大哥藏起来。”

中年文士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要把我藏起来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哥身受重伤，无能逃走，小弟又不忍弃大哥而去，只好把大哥藏起来了。”

中年文士神情凝重的说道：“兄弟，那些人都是江湖上积年的大盗，一流的魔头，见识博广，如何会被你瞒过。兄弟，这事不是儿戏，你还早早些逃命去吧！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大哥，小弟虽无能一夫挡关，力退强敌；但可以斗智不斗力。再说，深夜之中，小弟如孤身独行，万一遇上了他们，定然会启人疑窦。那时，纵有百口，也是无法辩护了。”

中年文士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兄弟顾虑的不错，那么小兄告辞了。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大哥伤势很重，既无能和人抗拒，也无法奔走逃命，离开此地，凶多吉少，何不试试兄弟的办法呢？”

中年文士道：“我怕拖累到你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已经拖累到了。现在已不是后悔的时候了。”

中年文士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先把你的安排，说给我听听，

小兄再作主意。”

俞秀凡略一沉思，简略的说明了计划。

中年文士终于被俞秀凡说动，点点头道：“好吧！就照兄弟的意思试试。不过，小兄把话说在前面一旦被他们找出小兄，你就一口否认由你安排的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吧，我这就去安排，大哥也准备一下，事情急迫，愈快愈好。”

中年文士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记着，兄弟，不能留下一点痕迹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大哥放心。”举步而去。片刻之后，重又转了回来。

中年文士低声说道：“兄弟，怎么样了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切都安排好了，大哥请吧！”

中年文士忽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兄弟，记着，一旦露了行藏，你千万不能承认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知道了。大哥放心吧！”

中年文士在俞秀凡搀扶之下，缓步行了出去。

俞秀凡重返西厢，整理好床上的被褥，剔亮油灯，重又展开了书卷，又读了起来。

琅琅书声，静夜中，传出了老远。

三更将近时分，俞秀凡伸了一个懒腰，掩上书卷。

一抬头，只见室门口处，站着一个全身黑衣，年过五旬的枯小老人。

俞秀凡吃了一惊，暗暗忖道：这人几时到了门口，我竟然未听得一点声息，感觉到一点异征。

原来，他虽在朗朗高读书文，但暗中却分神听着室外的

变化。

只见黑衣老人，突然一跨步，行到了书案前面，一伸手，按在俞秀凡的肩头之上，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打扰你读书了。”

俞秀凡顿觉着肩上骨疼如折，满头大汗，滚了下来。

黑衣瘦小老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对不住啊！小哥儿不会武功。”

俞秀凡拭拭脸上的汗水，静静说道：“老丈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黑衣老人双目突然一瞪，两道目光，有如冷电一般，暴射而出，盯注在俞秀凡的脸上。

那目光有如寒芒霜刃，逼的俞秀凡不自禁打了一个冷颤。

黑衣人满脸冷肃杀气，道：“小弟兄，你心中该明白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明白什么？”

黑衣老人道：“只要老夫挥手一击，立时可使你死于当场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老丈武功惊人，定然是一位大侠客了。”

这话讽刺，也似奉承，听得黑衣老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。

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老夫不是什么大侠，用不着奉承老夫。你用心听着老夫的问话，据实回答，如有一句虚言，老夫可能出手杀人。”

俞秀凡暗暗吸了一口冷气，忖道：“这些人，怎么如此横蛮，动不动就要出手杀人。”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：“小生幼读圣贤书，倒也有一身风骨，老丈身怀奇技，举手投足间，就可以取我之命。但小

生不愿屈于威武之下，老丈如有杀人称快之癖，尽管出手，小生自知非敌，也不愿出手反抗。”言罢，闭上双目，大有视死如归的豪气。

黑衣老者脸上的神色连变，但终于忍下了胸中怒火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娃儿，死于老夫手下的武林高手，不知凡几，老夫岂在乎多你一个人；不过，不愿杀你这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罢了。”

俞秀凡睁开双目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丈，既是讲理的人，咱们好谈了。”

黑衣老人道：“老夫没有工夫和你扯谈，你只要据实答老夫的话就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丈请问，小生知无不言。”

黑衣老者目光转动，四顾了一眼，但榻上的痕迹，早已经被俞秀凡毁去，瞧不出一一点可疑之处。才缓缓说道：“不久之前，有一个身受重伤着青衣的人，曾到此寺，不知他现在何处？”

问的很技巧，回答时一不小心，就可能失言。

俞秀凡道：“老丈，这天王寺中，很少香客，小生到此借读；从未见过进香的人。”

答的也好，一口回拒于千里之外。

黑衣人一皱眉，冷厉的说道：“小娃儿，读书人岂能乱打诳语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生说的句句是真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今宵之中，你一直坐读到此刻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试期届近，小生不得不发愤夜读。”

黑衣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天王寺弹丸之地，老夫在一刻工

夫之内，可以搜个清清楚楚，寺中如若还有别人，那就有得你的苦头吃了。”

俞秀凡一扬双眉，道：“寺中除了小生之外，还有一人。”

黑衣老人接道：“什么样的人？现在何处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位丁老丈，是这天王寺的香火道人。他年老力衰，耳目不灵，除此之外，再无别人了……”

似是感到言未尽意，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适才小生秉烛读书，竟不知老丈何时到了门外，如是来人和老丈一样身手，小生就……”

黑衣老人接道：“不可能，他受了很重的内伤，又中了奇毒，算时限早该发作，那里还有越屋穿墙之能。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这个，小生就知道了。老丈既是心中有疑，何不仔细搜查一下。”

黑衣人目光盯注在俞秀凡的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小娃儿，老夫如是搜出了那青衣人，就有得你的好看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丈差矣！寺中纵然有人，但又和小生何关呢？”

黑衣老人双目如电，希望从俞秀凡脸上瞧出一些隐情，那知俞秀凡神色镇静，竟然瞧不出一点可疑之处。

黑衣人心中暗暗想道：想他一个文弱的读书人，怎能有如此镇静工夫，看来他说的都是真话了。

思索了一阵，突然一挥手，道：“劳山四义给我仔细搜查一下。”口中吩咐从人，两道目光却是瞧着俞秀凡。

但见四个黑衣人，欠身一礼，闪身而去。

这时，俞秀凡才瞧到西厢门外，月光之下，站着八个黑衣人，四个飞跃而去，还有四个站着未动。

俞秀凡吃了一惊。暗道：这天王寺只有一殿两厢，如是他们搜的仔细，只怕要找到大哥的藏身之处了。

他生具过人的胆识，在此等险恶之境况下，竟然能控制自己不露形色。但闻一连串蓬蓬之声，传了过来，想是四人搜查的十分仔细，翻桌倒椅之故。

黑衣人突然一上步，笑道：“小娃儿，你好像有些心神不定啊？”

俞秀凡心头一凛，故意叹口气，道：“老丈，这座天王寺，香客稀少，庙产不多，一个看守香火的丁老丈，只不过勉可温饱，如若你们打坏了寺中的桌椅，只怕天王寺添置不起。”

黑衣人冷冷说道：“天王寺添置不起，你可以赔啊！”

俞秀凡叹口气，道：“小生自会尽力而为，只是在下家世寒微，此番来省会试，所带银钱不多，用度已不宽馀，能力有限。唉？那也只好尽我的心力罢了。”

黑衣老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小娃儿，你如能告诉我那受伤人的行踪，老夫就捐献一千两白银，再建天王寺，重塑金身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生很惭愧，无法为天王寺一尽心力。”

黑衣老人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小娃儿，你记着，如是我们找出那受伤人，你就要陪他殉葬。”

俞秀凡微一颌首，道：“老丈不信，那也只有如此了。”

他已从黑衣老人的神色中，瞧出了那黑衣老人的决绝，如是被他们找着那青衣人，自己决难逃得活命，这一颌首，倒是极为认真，神色凛然。

满怀江湖经验的黑衣老人，目睹俞秀凡的认真神色，心中忽然动摇。暗道：一个文弱少年，怎有此等视死如归的豪气，看来，那小子是当真未到此地了。

这时，劳山四义，带着那丁老丈行了过来。欠身说道：“回神君的话，殿厢厨厕，都已搜到，除了这老小子之外，再无别人。”

黑衣老人目光转到那丁老丈的脸上打量了一阵，突然一挥手，道：“追下去，量他逃亦不远。”大袖一拂，飞腾而起，月光下，人影一闪而没。

八个黑衣人联袂而起，跃上屋面，再一闪，人踪顿杳。

丁老丈风烛残年，被山劳四义提水一般的拖来此地，正是气喘不停，四人陡然放手而去，那里还能站得住脚，一交跌在地上。

俞秀凡目睹那黑衣人越屋飞渡的灵巧身法，心中大为惊异、向往。

闻得蓬然一声，那丁老丈已着着实实的摔了一交。心中大惊之下，急急奔了过去，扶起了丁老丈。

月光下，只见他脸上挂下一行血水，左额上碰了一个伤口。

俞秀凡急急掏出怀中绢帕，按住丁老丈的伤口，说道：“老丈伤得很重么？”

丁老丈长长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不要紧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没有药物敷在伤口，只好先把伤口包起来了。”

丁老丈抓着俞秀凡的右臂，挣扎而起，接道：“俞相公，扶我回房里去，老汉还收着一点药物。”

俞秀凡低声道：“老丈，他们搜了你的房间？”

丁老丈不理俞秀凡的问话，说道：“快扶我回房里去，年轻人。”

一面抓紧了俞秀凡的手腕。

俞秀凡忽然间觉着这位老人，内心中非常的清楚，并不像他外表看上去那样慢步、迟钝。

照着那老人的吩咐，俞秀凡扶着他回到房里。

透入室中的月光，隐隐可见，那是一间很简单的卧室，除了一张木榻之外，只有一个已经破损了的木柜，和两张勉强可坐人的竹椅。

一切都是那样陈旧，几乎是没有可以藏人的地方。

丁老丈勉强爬上木榻，大声的喘着气，道：“俞相公，靠窗口的木桌上，有火石、火镰和纸煤子，点上油灯。”

俞秀凡暗自皱皱眉头，找出火镰，火石，燃起木桌上一盏油灯。

灯光照耀下，陋室中的景物，更为清晰。丁老丈伏卧在木榻上，又道：“俞相公，打开木柜，上面一层，放着一个瓦罐子，那里放有一些药物。唉，这些药物，放了十几年啦，不知道是否还有效用。”

他说的字字清晰，俞秀凡想装作未听清楚，势又不能。只好依言打开木柜，取出一包药物，敷在那老人伤处。

丁老丈拉起露出败絮的棉被，盖在身上，道：“年纪大啦，这一交摔的不轻，真得好好的睡一天，俞相公，你去吧！替我吹熄掉灯火。”

俞秀凡应了一声，吹熄灯火，带上房门，道：“老丈，你先睡一下，明天，小生去替你请个郎中来瞧瞧。”

那老人似乎已经没有再说话的气力，轻轻咳了两声，未置可否。

俞秀凡暗暗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可怜的老人，